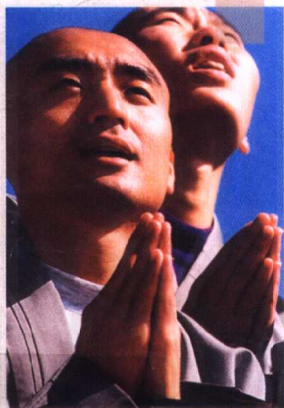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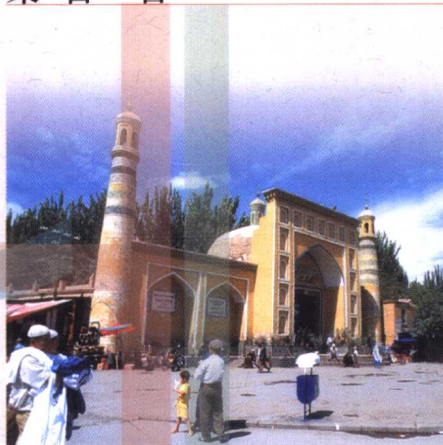


中国宗教

桑吉 著

中国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基本情况丛书

中国宗教

桑吉 著

五洲传播出版社

中国基本情况丛书

顾 问 李 冰

主 编 郭长建

副 主 编 宋坚之（执行） 吴 伟

本册责任编辑 冯凌宇

本册编辑助理 吴娅民

装 帧 设 计 方 红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宗教 / 桑吉著.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4.1

ISBN 7-5085-0407-0

I. 中...

II. 桑...

III. 宗教—概况—中国

IV. B928.2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8

网 址 <http://www.cicc.org.cn>

印 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 1194mm 32 开 3.75 印张

字 数 53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目 录

宗教信仰见闻	4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5
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村庄	8
大山里的信仰之音	10
北京的寺庙与教堂	13
西藏人的宗教生活	18
穆斯林生活见闻	22
西园寺参访	27
在中国做礼拜	30
宗教政策和宗教活动	34
宗教信仰自由	34
宗教团体与宗教活动场所	37
宗教教育	40
福利公益事业	43
五大宗教概况	46
佛教	46
道教	63
伊斯兰教	76
天主教	88
基督教	102

宗教信仰见闻



做了10多年的记者，我到过很多地方。由于工作的原因，同时也因为自己信佛，我对宗教颇有兴趣。当然，不仅仅是对佛教，也不仅仅是对教义、教理，包括政府的宗教政策、宗教在中国的命运等等，我都比较关心。我敢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些经历和知识，我会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觉得宗教离自己很远，甚至不知道宗教徒怎样过宗教生活。

几次出国，常常有人问我：中国人能自由信教吗？中国的宗教徒是怎样过宗教生活的？宗教场所为什么要登记？《圣经》在中国真的奇缺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如果仅止于此，倒也容易沟通，比这糟糕而可怕的，是各种各样的偏见。在一些人看来，共产党执政似乎就是践踏人权的代名词。他们说，中国的宗教徒正受到迫害、中国的西藏文化正在被破坏……然而，他们中的不少人连中国有哪些宗教都不知道，甚至在地图上都不能指出西藏的位置。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问题。2000年，美国驻华大使约瑟夫·普吕厄在南京大学演讲后，一位美国留学生问他：“在中国，我生活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里，可每次回国，都有人问我，你在一个蹂躏其人民的共产党独裁政权下生活得怎么样。这是为什么？”

这位美国留学生的提问反映了一个值得深思的事实：许多外国人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在如今的信息时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不是我要讨论的问题。中国有句老话：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愿以自己的见闻来介绍中国的宗教。

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

走在中国城市的街头，往往有一种感觉，这里没有多少宗教气氛，似乎中国缺少宗教。实际上，中国有着多种宗教，宗教徒也为数不少。

中国主要有5种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全部信徒共1亿多人。此外，还有不少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以及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原始宗教。

中国的五大宗教中，除了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以外，其他都是从国外传入的。历史最为久远的是佛教，于公元1世纪传入。道教次之，形成于公元2世纪。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传入。13世纪，天主教叩开中国的大门，但并没就此站稳脚跟，而是历经曲折，最终于19世纪40年代，传教士们才大批进入中国。最后一个到来的是基督教（新教），时间为1807年。

要想确切地说明中国各宗教信仰的人数，并不容易。据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997年发表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中国有天主教徒400多万人，基督徒约1000万人。到了2003年，据中国教会统计，天主教徒已达500万，基督徒总数约为1600万。

春节期间，杭州灵隐寺内香客众多。





至于伊斯兰教徒，因为主要为10个少数民族的大多数人信奉，统计时就按这些民族的总人口计算，约有2000万。上述白皮书中没有说明佛教和道教的信徒数，这主要是因为，佛教与道教信徒没有严格的入教仪式和规定，人数难以统计。不过，据中国佛教界的全国性组织——中国佛教协会统计，信仰佛教的人数约为1亿。

据1983年的《不列颠百科全书》载，全球60亿人口中，约80%左右信仰宗教。而在中国现有的13亿总人口中，宗教徒仅占10%左右。一位美国朋友曾问我，中国是由共产党执政，而共产党是宣扬无神论的，是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受到共产党的影响？情况当然不是这样。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至今有党员6400多万，占全国人口不足5%；大多数中国人对宗教相对淡漠的态度，是有着历史文化传统的。

学者们对此有很多论述，其中有一点为大家所肯定，那就是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儒学成为国家官方学说，直到20世纪初的两千余年里，它一直是中国帝制思想的正统。儒家文化，一直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会人生问题，多专注于现实的政治、伦理生活，而不追求彼岸的幸福，或外在的超越。因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人很少具有西方人称之为宗教情感的东西。即使是宗教信仰，重要的也是其道德和伦理上的意义。也就是说，人应该去做的事情是广为行善，力避恶行，在适当的时间向神、鬼和祖先奉献适当的供品，并且遵守其他各种风俗习惯，而没有必要去恪守一种清楚明晰并被小心谨慎地加以界定的信条。

在很多国家，宗教领域划分了门户森严的教派，各有各的教理和信条。一个人不能同时信两种教，甚至在一种教中不能同时参加两个教派。然而在中国，教义的分野从来就无关宏旨，各种宗教可以在人们心中并存。有的人既信佛，又信道，还是儒家伦理的信徒。同时，在信教与不信教者之间，在信仰不同宗教者之间，极少因为宗教信仰而发生大规模的纠纷或争斗，更没有发生过西方中世纪那样的宗教战争。



西藏。高原上的朝圣者。

这是就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言，它主要反映了汉民族的宗教信仰特点。汉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目前人数约占全国总人口的91%，其他55个民族因人数相对较少，习惯上称为少数民族。

总体而言，少数民族对待宗教的态度与汉族有着不小的差异。在人们的印象中，一提到藏族，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经幡、转经、喇嘛庙、雪域高原、藏族服装；对于回族，则是白色圆帽、清真寺、清真饮食等。显然，这些都与他们信奉的宗教有关。

汉族信奉的宗教并不少，主要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但宗教徒的比例很低，不到10%。而少数民族不仅信教人口比例大，而且信仰程度比较深。有资料显示，在55个少数民族中，宗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50%。其中，有20多个民族历史上是全民信教，信仰宗教的人现在仍然占绝大多数。有些民族普遍信仰同一种宗教，如藏族、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回、维吾尔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有些民族则信奉多种宗教。当然，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同汉族相似，信仰宗教的人比较少。

所以，在中国，如果要感受宗教气氛，不妨去少数民族众多的地区，例如西藏、新疆、宁夏等。在城市中，只要去宗教活动场所就可以了。

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村庄

中国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在边疆省区。2002年的夏天，我应约去西北新疆看望一位朋友。新疆面积很大，占了全国的1/6，但人不多，车子往往开上大半天都看不到一个人影。伊斯兰教是新疆的主要宗教。在我所经过的一些城镇和乡村，几乎都能看到清真寺，而且那些清真寺大都具有阿拉伯建筑风格。

我的朋友住在一个叫科尔浩特的村庄。当我到达的时候，眼前的一座清真寺里，一群穆斯林跪在地上吟诵着祷词，而几百米外的天主教教堂里，10多个教徒正在悠扬的风琴声中唱诵“赞美诗”。朋友告诉我，村子里居住着1000多人，分属于维吾尔、哈萨克、回、蒙古、汉等11个民族。村民们大都信仰宗教，在村子周围1公里的范围内，建有1座佛教寺院、1座喇嘛庙、1座天主教堂和7座清真寺。由于穆斯林占多数，伊斯兰文化在这里比较突出。另一个人数较多的民族——蒙古族，则主要信仰藏传佛教。信奉天主教和佛教的则是少数汉族居民。

在这样小的地方，有着这么多的民族和宗教，我不免有些吃惊。不过，村民们早就习以为常了。朋友说，尽管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不同，但村里人的关系都很好，平常不时互相走动，有困

新疆境内的一处藏传佛教寺庙





穆斯林礼拜

难时，还经常互相帮助。朋友信仰喇嘛教，当他结婚时，参加婚礼的人中却有不少穆斯林。为了照顾他们的宗教习俗，朋友家请了几个穆斯林宰了羊，还特地请了一个阿訇念经。

天主堂位于村子的西边，样子比较新。据村里的老人讲，百余年前，这里就有一座天主教堂，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毁于战火，现在的教堂是80年代初建成的。教堂不大，能容纳四五十人，平时到这里做礼拜的有30多人。

教堂附近的村民，很多都信奉其他宗教。与天主教堂为邻，并没有对他们的信仰产生干扰。在同当地人的交谈中，我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各自信奉的宗教都十分虔诚。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他每次到清真寺里做礼拜，都会路过教堂，但从未进去过。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是，村子里有没有因信仰不同而引起的纠纷。朋友说，这样的事很少，在信仰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在平常生活中，则互相往来，关系处得都不错，村里人对各自的习俗都比较了解，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做，心里比较清楚。

像科尔浩特村一样，在中国很多地方，包括城市和乡村，都

可以见到类似的情况。只不过有的地方是一教独存，有的是多教共处；有的地方信徒占多数，有的地方信徒人数很少；有的分布较为集中，有的则比较分散。无论哪种情况，它们都共同反映了中国宗教的一个基本特点：多教并存，和平共处。

大山里的信仰之音

根据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统计，在全部1600万基督徒中，农村信徒占了70%。这与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差不多。我长期生活在大城市，但说真的，我对城市里的宗教生活没有太多的印象。虽然常常从一些教堂前经过，但对我来说，它们更像古迹，或者说更像异国风情建筑的展示。我很少意识到，教堂里的信徒们正在做什么。我身边的很多人同我一样，都有这样的感觉。但在乡村的几次经历，让我改变了印象。

一次是在苏州附近的一个小镇同里。小镇很美，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样子，小镇人的生活富足而闲适。这

云南乡村的一处佛教寺庙



一切似乎在证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一点没错。在小镇停留的那一晚，下了半夜的雨。我住在老乡家的木阁楼上，大约天刚亮的时候，于将醒未醒之际，听到忽远忽近的声音，像是学生在集体晨读，但声音分明是中老年人的。我在迷迷糊糊中又睡了一会儿。下楼的时候，有水烟自河上浮起，空气像被洗了一样。小镇醒了，但很安静。我沿街巷走去，经过一处大门前，门檐上有一个木制的十字架。我明白了，我听到的是诵经的声音。



云南茨中天主教堂内祷告的信徒

小镇没有教堂，只有一个简易的聚会点，由当地一位居民贡献出来，供基督徒们活动之用。据统计资料，像这样的基督徒聚会点，在中国共有3万多处。

同里地处中国东部平原，经济文化比较发达。我所到的另一个地方赛岭，就很偏远闭塞了。赛岭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高黎贡山腹地，是一个傈僳族聚居的自然村。村里的大多数妇女和儿童不懂汉语，通向村子的简易公路是在政府的帮助下修通的。我有些不敢相信村长的话：赛岭村的基督教徒能捧着《圣经》唱那些优美的赞美诗。

村长带着我翻过最后一个山头，走完泥泞的山路，在炊烟升起的大山里，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幢两层小木楼，那便是村里的基督教堂了，外观比较破旧。我甚至开始怀疑，到底有多少村民会经常到这里来。

天色渐暗，歌声从教堂里飘了出来。我听不懂傈僳语，但被优美的歌声吸引着。我叫上村长，向小木楼走去。爬上狭窄的楼梯，我一下子站住了：教堂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人人手捧《圣



经》；过道从人群中间穿过，左边是妇女，右边是男人；教堂课桌的后面有一位老人，正指挥着教徒唱歌。村长翻译说，歌曲的名字叫《他为我们做了什么》，歌词大意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请把我们罪恶中救出来；我们最重要的人的鲜血已经流出去了，是他替我们去死，这个救世主是谁，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啊！你究竟在哪里？他就在天堂里为我们祈祷……

歌声结束，“阿门”的祈祷声宣布礼拜课的开始。执事长讲述着《圣经》中的故事，手中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串串的符号——傣傣文字。昏暗的灯光下，有的教徒正忙着记笔记。转过头，我看清了身旁人们捧着的《圣经》，是傣傣文版本，全书共1000多页。

执事长讲完，教徒便纷纷登台讲话，时间长短不一。“这是怎么回事？”我问村长。村长说：“教徒发表各自的心得体会，人人都有发言的权利。”

礼拜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执事长单独唱了一首赞美诗，这是惯例。接着便是当晚的主持人唱赞歌，所有的教徒都有成为主持人的权利，可以主动报名，可以临时推选，也可以由执事长临时指定。最后是全体教徒在主持人的带领下合唱赞美诗。最后一首赞美诗唱完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沉默中一个浑厚的男中音从教堂中响起，所有教徒起立肃默，男教徒用打开的《圣经》掩住脸，女教徒双手合抱于胸前闭紧双眼，看得出他们是在向上帝忏悔。村长说，每次礼拜课都是在向上帝的忏悔中结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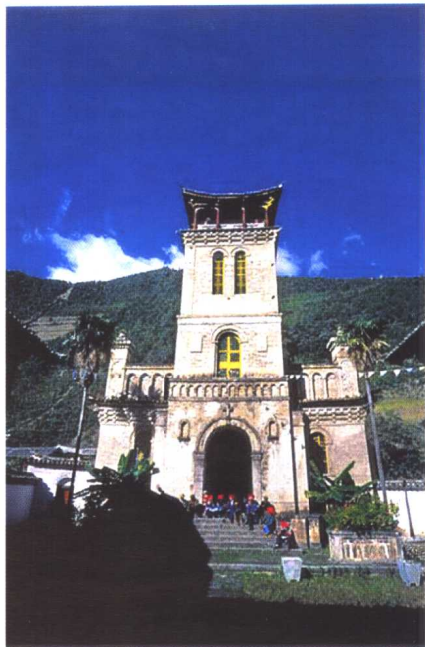
后来，我又去了离赛岭村几百公里远的碧罗雪山下，那里有一个怒族和藏族居住的村落——白汉村。全村60多户人家，80%都信教。当地民风十分淳朴，依旧保留着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

1904年，一位法国传教士把天主教带到这里来。村里的教堂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了，还保留着原来的模样。其间，虽有些损毁，但是在政府的帮助下得以修复。我转了一圈，发现教堂比村民们的住房还要好。

阿麦是教堂的管理员，也是白汉村颇受尊敬的人物。早晨7

点，阿麦就赶到村里的天主教堂，用钟声召唤人们前来晨祷诵经。白汉村的教友们早晚都要诵经，这是他们每天必做的事情。由于比较偏僻，我去的那一年，也就是1996年，白汉村还没有通上电，夜晚村民们就在烛光中祈祷。每逢星期天，全村人都要聚在一起做礼拜，跟过节一样，整个村子沉浸在一片宁静、和谐、安详的氛围之中。

赛岭和白汉这两个村所在的云南省，共有25个世居少数民族，在全国居第一。差不多国内所有的宗教，包括原始宗教，这里都有。至于信仰哪种宗教、有多少宗教徒，以及信仰程度如何，则因民族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云南茨中的百年天主教堂

北京的寺庙与教堂

2000年6月下旬的一个礼拜天，很普通的日子。我走进北京缸瓦市基督教堂。教堂内，一对年轻的基督教青年男女正踏上红地毯，步入婚姻的殿堂。

缸瓦市教堂每周有六七千人聚会，而且每天都有不同内容的聚会，外籍人士参加聚会的也为数不少。

每个礼拜天的上午，缸瓦市教堂都要举行三场讲道活动。我到达教堂的时候，早上6点30分开始的第一场主日礼拜已经结束，8点30分的第二场刚刚开始。来做礼拜的人很多，主堂、副堂和一间办公室内全都坐满了人，连过道都坐满了。人们沉浸在牧师的讲道中。不少老年人眼睛不太好，可他们仍然戴着老花镜，或



北京王府井天主教堂

是手中拿着放大镜，专注地看着《圣经》。不少教徒还认真地翻阅着《缸瓦市基督堂堂讯》，这是教会1997年5月开始创办的不定期刊物，上面除了有牧师的一些讲道词外，还有一些信徒的见证，做礼拜的时候，免费分发给信徒们。

缸瓦市堂有一个特点，它是主日、安息日、朝语三种聚会共同举行的地方。虽然信徒们在习惯上、习俗上不尽相同，但共同的信仰把他们凝聚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受洗人数的不断增多，前来做礼拜的信徒不断增加。原来只有一个主堂的缸瓦市教堂已不能满足需要。1996年，信徒们为教会奉献了100余万元，建起了300余平方米的副堂，还在主堂装上了空调，信徒们过宗教生活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一个小小的教堂，要满足那么多的教徒进行活动，这与广大义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主堂大厅后面的玻璃屋内，一位义工熟练地操作着摄像机，主堂外的人就是凭着他做的现场直播来观看礼拜仪式的。副堂内悬挂着几台电视机，人很多，天气也有些热，风扇在不停地旋转。还有一些工人正在屋顶上忙碌着，原来用于遮挡风雨日晒的塑料布顶棚已破旧了，教会为此拨出4万元，全

部换上了蓝白相间的新型材料的顶棚。

牧师讲完道之后，教堂里响起了唱诗班的歌声。据一位牧师介绍，缸瓦市教堂共有6个唱诗班，其中有老年唱诗班，也有青年唱诗班。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

在院子里，一位燕京神学院的二年级学生正在向前来做礼拜的人们出售基督教书籍，这是燕京神学院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出售的书中有《圣经》，也包括燕京神学院出版的一些内部刊物和有关方面的书籍。据了解，每年从这个教堂售出的《圣经》就有两万多本，其他书籍则达几万本之多。

在北京，基督教的礼拜堂有很多座，缸瓦市堂虽然颇有名气，但还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崇文门堂，每周的主日礼拜有3000多人参加，美国前总统布什和克林顿都曾在那里做过礼拜。

北京的天主教堂共有17座，其中规模最大的是西什库堂，1949年前，中国天主教的总堂就设在这里。这里平日有三台弥撒，主日有四台。宣武门堂每周日有4台弥撒，有2000多人参加，其中一台是专为在北京的外国人举行的英文弥撒。东交民巷堂还有专为韩国人提供的韩语弥撒，由韩国神父主持。

北京的一座基督教堂内。教徒在聆听牧师讲经布道。



对于神父们来说，因为信徒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更加忙碌了。对于政府来说，要做的事情也不少，比如教会的房产问题。以前，工厂、学校等单位占用了不少宗教活动场所，现在，他们得想办法腾退。值得欣慰的是，最近20多年里，“福音”总是不断。就全北京市而言，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宗教活动场所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4处，变成了105处。为了各宗教活动场所的腾退与修缮，政府每年都得拨款。

北京的佛教寺庙是很多的，而且大多已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法源寺位于北京南城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是北京城内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寺庙。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座千年古刹得到政府的保护，多次拨款进行了维修。1956年，中国佛教的最高学府——中国佛学院在这里成立。1980年，这里创办了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现已成为佛教文化和佛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北京有句老话：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幽州曾是北京历史上的称呼之一。潭柘寺位于郊区，因为寺庙附近柘树很多，寺后又有个深潭，故而得名。尽管离市区较远，平日信徒和游人非常多，香火一直很旺。

北京白云观，为道教著名的宫观。

